

紀念三哥 (續完)

徐 櫻

夕陽無限好

自從一九四九年方桂在華大受聘以來，經年為三哥活動。校方當局對於他的資歷、才華，都十分欣賞，但因種種的陰錯陽差，他一直沒得受聘。直到一九六〇年胡適之先生領隊，四十位台灣

的學者到西雅圖參加學術會議，三哥初次踏入華盛頓大學之門。短短三星期的停留，華大同三哥之間，發生了更深的了解，在那時他又教了我二齣崑曲，「陰告、陽告」，這是離開孩童時期以後，他教我的兩齣戲。可惜方桂不喜歡鬼故事。他不常吹，因此我也老沒練到三哥希望於我的程度。

一九六二年他受聘了。七月間一家四口，終於在西雅圖，我的舊居定居下來。那年我到歐洲旅行，三哥代我照料家裏的一切事務。我次年回來，三哥就搬到我的前院，雖住在兩所房子裏，但近在咫尺。兩家一塊吃飯，同車出入。郎舅二人朝夕切磋學問。我們兄妹久分而合，度過最快的二三年！

以後華大因他是研究教授，不易續聘，又因

郎舅關係，也有明文。因此他全家東去，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一個短時期，又轉到東蘭辛密歇根大學去。直到一九六九年，方桂去了夏威夷大學。我們之去職倒給三哥幫了大忙，華大立刻把他聘來，這次並且是永久職位。

三哥在國外雖然是以法律頭銜聞名，而他所授的課程則是經、史、詞、曲、文科居多，後輩和同僚們，每有疑問，無不向他請益。他雖默默耕耘，不知不覺，但內蘊的光芒，終被慧眼所識。所以在七十年代全國經濟都不景氣的時代，各大學都裁員減增，三哥却獨加薪水三千元。他很高興，曾寫信給我說：「這三千元在金錢上的價值對我無關輕重，而心理上的滿足可是重大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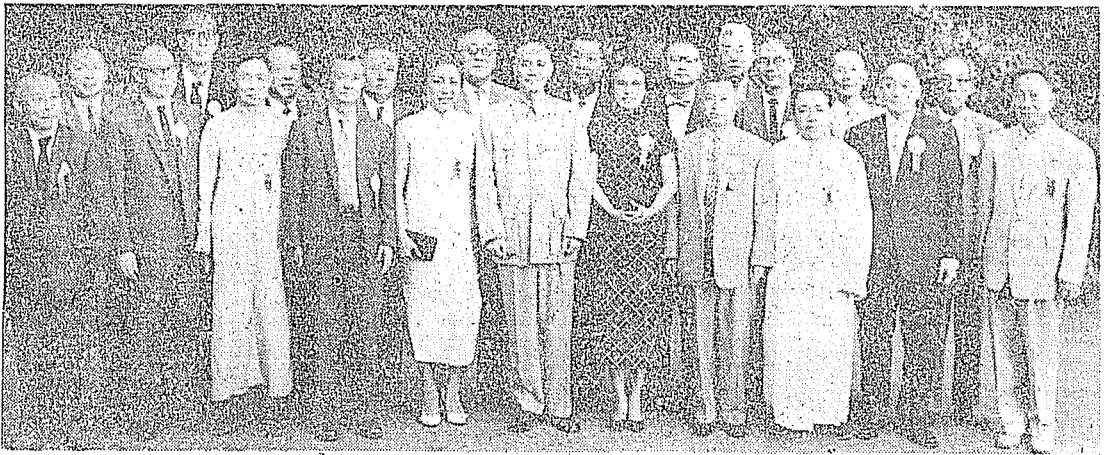
現在每閱讀他的日記，寫着某日讀何書，某日上何課，無一不是表現他治學之嚴肅，及乎教學之敬慎。計他所授的課中有：莊子、論語、琵琶記、寶娥冤、西遊補、太太經、東坡詞、蘇詩、清行政名詞等。所常讀的書則有：墨子、李濤、褚帖、王帖、唐律、宋律、通鑑、白居易傳、漢樂府、十朝綱要、四朝、宋朝事實等等。其他

洋文書籍也很多，不及細說已可見一般了。幾年以來所沒有辦好的在美居留權，也在這時正式通過，事情雖然不大，也是一件手續的完成，所以他在當年八月又回台灣來開會，並且看望老朋友，誰又能想到那是他來向老朋友們告別呢？

三哥五年前曾患心臟性的氣喘，求醫救急，住醫院一星期，以後就時常咆哮，不大對勁。他抱着一棵不太健全的心臟，教書、寫作依然孜孜終日，直到最後，廿四日那天還留有上半天的日記！他雖然沒有享到著年，過世的那天，三嫂還給他作了她愛吃的葱油餅、火腿湯，在一陣急喘下，可以說是毫無痛苦，嬌妻愛子在側親待他瞑上雙目！三嫂的諾言，也可以說是實踐了。

三哥過世已屆兩年，兩年以來，我都沒有心情回西雅圖，現在把他生前友好輩及佩服他，仰慕他，人所賜的紀念文字，集中一起。其中還有兩封弔唁我的信件，其實就是紀念三哥的文。也集在此。其一是曲友張充和的信。

張充和來信



為八二第起右排前，念留影合士人界教文與公蔣 統總日十三月八年十五國民
。操寒梁為人一第左授教鄰道徐

「徐櫻：道鄰三哥紀念文字，至今未交卷。其實每個朋友曲友過世，在我日記上就有一篇總結賬式的文字。當時寫三哥紀念文字的一定很多，不必我來添蛇足。算來已近週年，我把一月廿五日的日記，略加增改奉上，以作週年忌日紀念。這段日記就照舊方法到三哥墳前代我火化算了。」

「一月廿五日，一九七四年

「所藏長手卷中約有四十多位師友題詩題字，『曲人鴻爪』共三集，竟無徐道鄰一字留下，再於來往信中得兩紙，人已過去整整一月，收拾過去記憶，如零星碎賬，得二三事。

「約一九四二年在重慶曾家岩陶園沈尹默先生的書房裏，進來一人，沈先生為我介紹說：『這是徐道鄰。』我正在替沈先生拉紙寫條幅。大概他已知我會吹笛子。一見到即談他的笛子易裂，不知怎麼辨。而總是在吹孔或膜孔附近裂。我當時身邊只有一支明朝變塗的漆笛。已有數百年早已定性不裂，所以我不加思索的說『我的笛子從不裂』。他說『我已裂了好幾支。』我說『我只有支，也不會裂過。』似乎談話不怎麼對頭對勁兒，就不再談笛子了。其實各人都有理由，只是我沒說清，我的笛子是舊漆笛。我自得明笛以後，即不大吹纏線的蘇笛，我所有的蘇笛，都在蘇州丟了，也無由知道普通笛子與天氣的關係。更不知裂笛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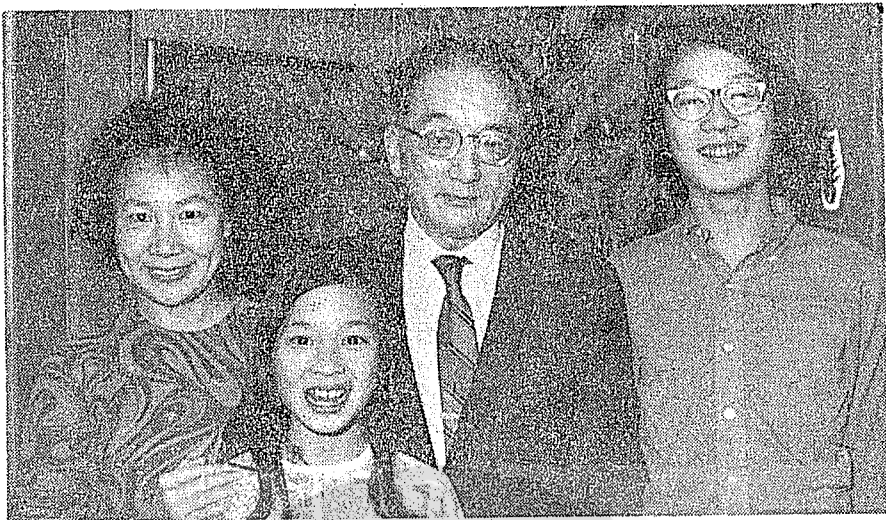
「重慶苦於日機轟炸，沈尹默先生在歌樂山建一『石田小築』離我住處青木關要比以前近一半路。所以我常去看沈先生，當天來回，不必去

住蔭廬等處。週末一溜即去歌樂山看尹默先生。石田小築中尚有一對夫婦，太太是畫家名金南萱，先生妹周，與尹默先生對門住。再有沈兼士先生住在旁屋。兼士先生在北大曾教我文字學。沈士遠先生也在歌樂山。道鄰也常去，他也只有週末才回歌樂山。後來冰心為他約我到他家午殮。因那天公共汽車脫班，使我趕不上午殮。後來尹默先生告訴我，那天是請了他同旭初，兼士等去聽崑曲的。我聽了這才不好意思。但一想到旭初先生唱的曲子，不去也罷。他只會唱西樓記裏的『懶畫眉』的小生『慢整衣冠。』出口即面赤聲嘶、腔板搖搖棧棧。我曾為他一再吹過笛，若去了又難免還是我吹。再見道鄰時道了歉，他亦深知交通情形，不以為怪。

「道鄰同我都是心折尹默先生的書法。所以總站在桌旁看他用筆，結體。所有人都說道鄰長於辭令。幾年中，見面不下六七次，他都不發一言，既不同沈先生談，也不同我交談一句。除是第一次見面所談裂笛之事。但他心之所好，見於顏色。每見尹默先生寫到得神處，只見他歡喜微笑嘆！記得尹默先生一次告訴我：『我說，道鄰！你如要學我字，不要學我，須找到我的娘家。』此話是重述給我聽的。我跟上就說：『老師，請把我的外婆家說說。』尹默先生大笑不已。於是給我開了個臨寫的碑目。至今尚藏在篋中。而我却仍然是我，沒有走他的路子，但至少是臨了四十遍孟法師碑，得益不淺！也還是由於同道鄰說的話引起的。

「重慶上清寺聚興村有個鄭泉日先生，我常

在他家來往。泉日一隻腿是假的，不能出外散步，更不能逃警報。他唯一的樂趣就是招待招待朋友，寫字，收集古錢與圖章。他是留德的，所以一批留德的朋友，亦隨時來看他，我所碰到



徐道鄰教授與夫人及男女公子合影。

的是丁文淵同他的太太。還有別人，但沒見到道鄰，只常聽他們提到。一九四五年我去成都，回重慶時，徐櫻要我帶奶油給道鄰。(那時奶油可是寶貝!)我把奶油丟在泉日處。道鄰來取時，我已回了青木關。他寫了一信來，覺得他書法很雅緻，緊密處有沈意，已有他自己的調格，正不必再去學別人了。後來泉日告訴我，道鄰要請我吃飯，請他作陪客，我走了，他撈不到吃。泉日愛開這一類頑笑，其實我們誰都是吃他的。

「抗戰完後，徐櫻在蘇州來我家大唱曲子，到上海徐櫻帶我到道鄰家去，見到她的洋嫂子同小孩，也不見道鄰，上海虹社曲會時，亦見不到他，想是那時他不在上海，一直沒有機會聽到他唱曲子。」

「一九六一年我家住加州帕拉阿頭。麟德忽然打電話來說：『我舅舅有二三小時要上飛機回台灣去。他要來看你。』一小時後舅舅二人翩然而來，麟德一到即下廚房，我陪道鄰閑聊。他吹了一段「長晴絲」我唱了。要他唱，他說，嗓子不好。我說，『聽味道、不聽嗓子。』他仍是不唱，我也不再強求。我想若是徐櫻在此，就有辦法請他唱了。他既不肯唱，我們仍是聊天，從曲事談到尹默先生，以及陶園諸老。我又問他：『這次來美，你的公子小姐如何孝順你呢?』他說『每天吃吃喝喝，開開車子，到處看看。』接着就誇麟德做人懂事，帶他看看老朋友，言下認為甥女頗能解意。飯後三人又略談了一會，他們便匆匆到飛機場去了。可惜那天沒有把「長晴絲」錄下音來作個紀念。總以為這樣的機會還有的

是，又怎知道這一霎即成千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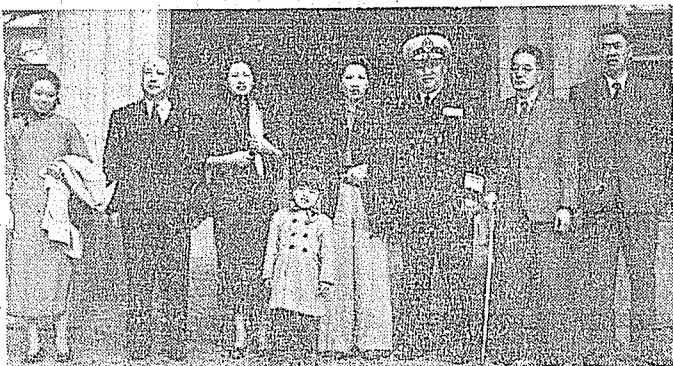
「是年我家搬來東部，冬天室內乾熱，帶來幾支蘇笛都一支支的裂了。唯有那支伴了我數十年的老漆笛，依然如故，但一到冬天，連漆笛也不敢用，萬一有損，我便一支都沒有了。於是利用美國工業上用的各種材料不同而粗細劃一的管子作實驗，結果音色雖不是第一等滿意，但第一是不裂了，第二不因天氣關係而走音。於是分贈在美曲友各一支，忽然想到道鄰一見面即談裂笛事，於是便寄給他一支，大約是一九六三以後，他已在美國定居了。以下是他的謝信。」

「充和四姊：奉到手製鐵笛，不獨高低正確，音調亦美，賢姊真曲苑功臣也，承此厚贈殊不敢當，匆匆難申謝意，敬頌頤安，道鄰拜上。漢思先生問候不另。十二月六日。」一九六九年又得他一信是從密西根來的。

「充和四姊：鄰有拙作，近有付印之說，擬懇暇餘代題一簽，大小不拘，行草不拘。「國民政府地方行政」「充和題」。此三字萬不可少，拙作或遂得不朽，拜托拜托。姊處有秋明翁消息否?念念!漢思兄敬祈致意為頌吟安，道鄰拜上，五十八年元月十九日」

「當時有點小小為難，但還是寫了。信中所提『秋明』是尹默先生別號，道鄰當年雖口不稱秋明為師，而實心嚮往之。我可在他神情上看出。記得秋明寫條幅時，先等乾了後打圖章，他的近視眼在千度以上，當他一氣寫成時絕無問題，若是乾了再印圖章，就得將鼻子貼在紙上找自己的名字後才能打。若我在時，秋明翁即指示我打

什麼樣圖章以及地位。所以他的圖章我也很熟習。一次道鄰也在旁，我在地上檢到一張秋明翁不要的條幅，已髒破不堪，又已有上穎，我隨手就打个圖章預備捲走，道鄰不說話，但微笑我貪多。我留秋明翁片紙隻字，是爲人所共知道的，但如此髒破，若告訴秋明，他一定說，你不要這個，我再爲你寫一個吧。假定他再寫一個，我還是要帶走那幅破的。因爲我總覺得丟了可惜。我有



徐道鄰教授(右起第二人)早年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夫婦(中)，立法院院長劉健羣夫婦(左起第二、第三人)合影。

自知之明，所以等於是偷了。此幅尚在篋中，每一展卷當時的畫面佈景就展開在眼前。

「我初見徐櫻是在雲南呈貢縣鄉下龍街，所謂雲龍佛堂。羅常培同方桂、徐櫻三人見訪，我們唱了不多曲子，我同鄭蕙表演了一段「遊園」身段

。以後她們搬到四川李莊，一直沒機會見到，直到抗戰快完的那年，我去成都，才同徐櫻每日必見，見了只是唱歌，搭戲。她告訴我她父親唱曲，大哥唱曲，三哥唱曲，可沒告訴我他們的名字，只知大哥別號「百曲樓主。」及到我回重慶時，他托我帶奶油。寫上個徐道鄰的名字。我說「原來是他，你怎麼不早告訴？」她說「你也沒早問我啊。」從此我才把他們的關係連起，徐櫻又告訴我，她三哥一隻腿有點毛病，我也從沒注意到。因爲無論是陶園，還是石田小築，屋子都是很小，走不了幾步，又總是我住的遠，先離開。再者我永遠是目不轉睛的看秋明翁的運筆，真是美不勝收，再也沒想到要去找一個男士的什麼缺點。據徐櫻說當她父親過世時，經濟情形，不算寬裕，派到道鄰名下，只有很小的一筆，她老太太問他這些錢願意用來醫腿呢？還是用它到外國求學，他決然採取後者。誠然，徐櫻在「哭三哥」中說他愛修飾，愛整齊，但他在學問與精神方面更愛完整。所以寧願在身體上留點缺陷而不願放棄內在的修養。(先嚴過世前，留他在德國時也會問他，利用二三年在德國的時間，醫腿呢？還是求學？他也是採取了後者。徐櫻。)

「述道鄰的功德，言行，自有人在，這一鱗半爪，是他生活中極小的一部份，亦可見一斑。秋明翁於一九七一年六月逝世，於今三週年。道鄰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逝世，於今一週年，在陶園的詩、書、畫家、篆刻家，喬大壯先生第一位逝世，其後相繼作古的，時間與地點均不明，在香港有曾克端、李家佛兩先生尚健在。回憶往事，

歷歷如昨。這些無關世界大事的小事，這些無用之用的詩、書、字、畫，在過去文人是修養身心，與道德同一軌，最不分大官與小民。近日工業社會下的一切文藝，藝術都得與商業有關，評價自與向來不同，(除了極有名的幾幅古畫以外。)藝術家所追求的大多是在當代如何得高價。爲了生活，難向永恆的路子上走，像當年這些安貧樂道的師友們，縱然有也要被淘汰了。但是他們(指當年的)留下的藝術品與著作是無價的，在我的記憶中更是不可磨滅的價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感恩節充和改舊日記」。

第二封慰問我而又堪足紀念三哥的信是王節如女士陳之藩的太太寫的。其文如下。

「徐櫻：昨接傳記文學首先看徐小虎的『哭父親』。太感人了！譯筆猶佳！這期上有道鄰兄的照片，使我回憶起在台北那些年，常常與他一起談笑、唱歌、喝酒的往事。雖然那時都是朋友們大家聚會，但是他的飄逸絕塵的神態，妙語警句的言談，永遠壓倒在座的別人！使人人都無法不敬愛他。有時在座人不多，談論某些問題時，我總是表現的太激烈。他毫不見外，一見我堅持偏見時，便以他深遠的見解，用溫和誠懇的話，爲我講解，常常就把我這八槓子打不彎的牛脾氣給說服了。自然而然的緩和下來。每逢與他聚會以後，回到我當年所住的那間四席半的宿舍，仍不斷回味他那些含有哲理的言解。有時也與之審談論，他也表示敬服，更同時驚異於我居然也有服輸的一天！

「我與道鄰兄的友誼，十分微妙。自他初抵台北，不久即相見，一見之下，即談個不停，他

對於一切的論點多與我近似，但他則較高超並深刻。是以對他早已傾服。猶其那時我正勤習崑曲於徐門，經道鄰兄多項指點後，大有進步。他指點我多唱何種，少唱何種，不唱哪些個曲子。從那以後，我就依照他的指教，繼續用功。我是很晚才學崑曲，真正是末學後輩，經他指點再用了功，所以才勉強不太外行了。道鄰兄盛贊我唱的『彈詞』中的『九轉貨郎兒』同『五轉』。說我大概對這兩段兒下了苦功。並說很少人能唱好這段最難唱的曲子。又說我『夜奔』的整齣都能唱出戲神來。不像是清唱，而像是在台上載歌載舞，很不容易！又有好幾段兒，經他一指點，我再唱時，誰都覺得不同了！他對人之施教和影響，功效竟如此之深，而我又並非是他的學生。

「他那時寄住寶姑娘家，我會去拜訪，每次同期散會後，我就約他走訪共同的朋友之家，或談，或唱。他給與我的印象，又好又深。有些人批評他有傲氣，我絲毫不覺，只是覺得他氣質高貴清雅。在一堆人當中，永遠是超眾的，也許就爲了這點，而有人批評他那樣算是驕傲。也未免太不知人也太不自知。每次與他共處，總是滿懷親切，無限的敬佩、仰慕！」

「後來道鄰兄乍離原有的家室，恢復自由後，立刻就有許多女士找上了他。其中並有些是我的朋友，常向我道出心事。我只覺可笑。蓋總計當時追他的女士當中，我未發現任何一人是真正了解他，真正堪與他爲配的。他內心的寂寞與痛苦鮮爲人知，而那些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雜質，並非全心全意傾慕他的氣蓋才華。更無一人能了

解他的一切同助他安排合宜於他的生活。

「我一生結交不少朋友，但是能在心裏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多，道鄰兄的音容，是我今生難忘的。他懂曲，我也唱曲，他善飲，我也有相當的量。他喜清談，也是我所好。深悔當年他與妙映嫂結婚以後，我一直沒多來往，怕擾亂他的新生活。直到你那年回台，才又聚首，但又是亂哄哄的大聚會。後來他們又遷往台中，更是無機會見面了。我初抵美國時，還以爲他們也在西雅圖，誰知他們又先一步遠去密歇根了。人生的聚散，大概全有前定，這樣一位難忘的朋友，從此再也看不見了。這真是太令人悲惋！」

「櫻，你惋惜你哥哥不得享其天年，使學術界受到重大的損失。我則感覺到，痛苦的乃是在廿多年無情的歲月中，他飽受的痛苦煎熬。在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這些學問上，他有深遠的研究，正確而又洞澈的見解，終於使他自己有了仁厚、慈愛的人生觀，他爲別人，奉獻了自己，而不肯損傷別人一髮。且看他正當盛年，爲亡父控訴，並無意要把仇人千刀萬剮以報親仇爲快，便算了事。他是昭告世人以公平真理，看清事實，爲一位爲國勞悴，冒險盡忠，有功於國家的大員之慘死洗冤。羣衆多半是盲目隨聲附和的，因爲他們沒有分析事理的能力，北洋時代的首腦，賢愚忠奸不分，一律稱之爲軍閥，民衆是有那麼多文盲，而勝者就是一切有理。

「道鄰所爲，因當時局勢所拘，當然不會得勝，但是却爲亡父洗了沉冤，至少認識字的人，知道了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屈死者並非該死之人

。北京政府爲政者，也有爲國盡忠，不顧自己生死的人。他的孝心以及他的公平之論，使多數的讀書人有了新的看法，他並不是一心報仇解恨而已。以他一介書生『勢孤力弱』，除了這樣做，還能怎麼樣呢？再看他對元配的容忍合作，受到如何的打擊，而從無一聲抱怨之辭，誰辦的到？以後多年來對繼室的體貼，負責直到他瞑目！含了大半生的內心苦痛，依然未改他那超羣灑洒的豐神！啊！這是多可貴，多可敬多可愛的氣質？而他的命運又是多麼可悲呀！平時也不大想起這些事，一見『哭父親』上的照片，再加上小虎哀痛的文章，我竟忍不住號啕失聲了！看到你從夏威夷一路哭到西雅圖。櫻！我真同情你失去你最親愛的哥哥。我也爲自己悲悼失去一位良師，益友！我一掩卷沉思，有不少更可悲傷的事情：你看，大綵近來眼睛有毛病，不能像以前那麼多看書。大綱也鬧心臟病。八奶奶血壓高又犯了，現住在醫院裏，但盼她早日康復。四奶奶得了衰老病，已不太認識人，也不會走路了。四爺住在醫院裏陪她。我年前一病，也是死裏逃生！想起這些事，聽到這些消息，無法不傷感，當年歡蹦蹦跳跳的這一羣人，如今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萬物之靈的人啊！任便如何研究科學，抵抗自然，終究仍是依然難以避免生、老、病、死之苦哇！」

還有三哥一位老友，他贈了一塊玉，囑我同大侄女小虎兩人佩戴，以誌悼念之心同愛屋及烏之情！我將鼓足了勇氣，抱着這一堆詩文，到三哥坟前火化以紀念同告慰他在天之靈！

一九七五年冬月妹徐櫻泣書。